



1 去不去？

当亚足联公布亚冠赛程的时候，国安俱乐部就已经意识到亚冠赛程与联赛赛程的冲突。为此，俱乐部方面与中国足协多次沟通，问题都只有一个：亚冠，去还是不去？

最终，国安还是派出了这支本来寄希望于在全运会争光的球队去参加了亚冠。国安将预备队除了伤病之外的全部主力，加上已经上调一队的部分2000年出生的球员一起，组成了亚冠代表队。杨璞担任代表队的领队，扬戈维奇为主教练，考虑到球员太过年轻，与亚冠球队的实力差距巨大，经过教练组评估，特从一线队抽调了出生于1997年的门将郭全博。

就这样，国安一行34人的团队，在2021年6月18日从北京出发，奔赴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亚冠赛场。

只是，此后发生的事，谁也没有想到……

2 一丝担忧

国安的对手菲律宾联城其实在亚冠期间与国安非常“亲密”，两支球队同住温德姆酒店，而且还住在同一层。更为“亲密”的是，两支球队并不是分区分队入住，而是混在一起。国安球员的房间隔壁可能就是联城球员的房间，联城球员房间的对门可能就是国安球员的房间。用国安球员的话说，这就是“街坊”。

这让国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心里产生了一丝忧虑。

忧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温德姆酒店除了亚冠球队之外，还对社会人员开放。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疫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整体还都在可防可控的范围。

真正令国安方面忧虑的，是对手菲律宾联城。国安的联络官看着联城的联络官每天忙里忙外，才知道因为菲律宾联赛暂停，联城球员已经放假，队中有很多菲律宾后裔入籍球员，他们分处世界各地，为了参加亚冠，这些球员要从英国、德国、西班牙、美国等世界各地来到温德姆酒店集合，然后入住在国安球员的隔壁或者对门儿。

亚足联亚冠赛区间委会、乌兹别克斯坦足协、菲律宾联城代表团和温德姆酒店的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国安代表团从防疫的角度，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安方面多次向温德姆酒店和亚冠赛区间委会提出过申请调换房间的要求，希望能够让国安球员和联城球员分区分入住。

但联城的先遣员于6月18日上午早一步到了温德姆，他们的球员是陆续从世界各地赶来。而国安18日傍晚集体入住温德姆酒店的时候，联城队员还没有来齐，但是已经有先来的人员入住了。如果要同意国安方面申请的话，就要让他们都搬出去重新调换房间。亚冠赛区间委会和温德姆酒店一没有防疫意识，二嫌麻烦，三不想干扰联城队，因此也就没有同意国安的请求。

无奈之下，国安代表团只能向球员强调，全队要统一且严格地按照酒店提供的就餐时间和亚冠方面安排的训练时间来执行，减少与联城球员碰面的次数，并且让球员随时佩戴口罩，及时洗手以及消杀。

出国以后，国安球员们才发现，中国人的团队意识明显强于对手。每次吃饭，国安球员都是

统一时间统一着装到饭厅，按照安排好的座位落座，吃完饭就一起离开去往训练场。

但菲律宾联城的球员，总是三五成群的，或早来，或晚走。有时候国安全队到饭厅，联城球员吃完还没走，还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着。有时候国安全队还没吃完，联城球员就来到饭厅抄起盘子就往里面夹东西然后大快朵颐。

忧虑一直困扰着国安代表团，不过，好在前面四场比赛踢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亚足联对各支球队进行的例行核酸检测，也没有发现问题。

但第四场比赛踢完后，有几个国安小球员发现，他们的两个房间的“街坊”大门紧闭，也没有人员进出。几个联城球员路过这个房间的时候，还指指点点、若无其事地说着什么，国安球员仔细一听，对方在谈论“COVID-19阳性”的问题。

3 踢不踢？

“坏了！”几个听到谈话的国安小球员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杨璞，国安代表团马上与亚冠赛区间委会以及温德姆酒店联系，要求核实信息的真伪。但亚足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马上就是跟联城的比赛，“踢还是不踢？”这个问号一直都在代表团的脑海里盘转。在亚冠赛区间委会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国安代表团首先想到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于是严正提出要求单独使用一个就餐环境，绝对不能与联城队共用一个饭厅。

这个要求得到了酒店的同意，从那一天起，温德姆酒店为国安球员提供了一个会议室作为就餐室。

国安代表团还派出了几名工作人员去联城方面打听情况，但联城的联络官此时已经不愿意多说，到底联城感染新冠病毒的是谁，几个人，都住哪个房间，一问三不知。

同联城队比赛当天，亚足联方面仍然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他们也作出了调整，决定在比赛当天早上，增加一次核酸检测，下午出结果，然后让核酸检测呈阳性及密接人员留在酒店，其他人员参加比赛。

这种情况下，似乎国安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再拒绝参赛。前往体育场打前站的国安先遣员发现，联城来到体育场的先遣员只有两人，而后联城全队的大巴抵达时，从车上一共就下来20多人，这就说明还有少一半的联城人员没有来到体育场。

而留在酒店那边的国安工作人员也密切注视着联城，联城队在出发前，亚足联的工作人员进入了联城的大巴车厢，一直磨叽了半个多小时才发车，发车前，有多名联城队的球员和工作人员被亚足联官员带下车。

比赛前一小时，杨璞和扬戈维奇拿到了双方的报名名单，联城队一共只报名了15人，首发11人，替补4人，其中4个替补里有两个写的是“GK”（守门员）。

“对方的人少了这么多？”国安方面已经意识到，联城队肯定是在赛前核酸检测中出了问题，有大量的阳性和密接被排查出来。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同联城比赛之前，国安代表团已经将情况汇报到国内。国安俱乐部在视频会上向工作人员传达了总经理李明对于这场比赛的态度。

那场比赛，主教练扬戈维奇一反常态，没有像

之前比赛一样，在中场休息时就换上2到3名生力军，而是直到第60分钟左右才完成了第一个换人。

国安面前的菲律宾联城，实力本身就不算强，况且因为新冠肺炎阳性的影响，心态波动很大，阵容也严重不整，很快江文豪和冷季轩的进球就让国安2比0领先，此时比赛刚刚过去5分钟。联城队整个蒙了，他们也知道对手是来自中国的一群20岁的青年军，联城队长施洛克开始在场边对队友骂骂咧咧，这个菲律宾冠军队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2比3，国安输了，中超球队唯一可能获得3分的比赛，就这样没有了。联城队只有两名能够替补上场的球员（除了两个替补门将），他们决定了比赛。

赛后，国安小球员都感觉非常遗憾，球员们普遍感觉，这是一场应该赢的比赛，但比赛踢完，感觉自己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4比0的比赛，被踢成了2比3，窝囊。”有球员愤愤不平。

最后一场比赛，国安以0比4输给了实力强大的川崎前锋，在当天的例行核酸检测时，国安代表团担心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大家心里稍微宽慰了一点：看来联城那边没把咱们染上。

但是，12日晚上，一名国安后卫球员开始发烧，队医给他进行了检查，然后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杨璞等领导团队，虽然当时还无法进行核酸检测，但大家心里都觉得，“坏了！”

4 谣言漫天

工作人员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在北京的国安俱乐部，同时让与发烧球员同房间的胡嘉祺搬到其他队友的房间，相当于是把发烧球员“隔离”了。

按照原定计划，7月13日国安将要启程回国，回国前要在当地两家机构做核酸及抗体检测。这次的检测结果出来有点吓人，其中一家机构检测国安仅有该发烧球员一人呈阳性，另一家机构检测则包括发烧球员在内，还有很多人呈阳性。

这名发烧球员就成为了此次国安代表团的“0号”病例。

“0号应该是中招了，但其他人是什么情况？”当时国安代表团一头雾水，马上去跟检测机构核对，但也没有弄明白。大家互相议论，觉得可能是不同机构采取的测试试剂敏感度不同，或许有的是将环境中的病毒也检测进去了。

此时，国安代表团在亚冠赛区间有球员被传染新冠病毒的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出来，一些网络水军将问题的源头指向国安代表团防疫不到位，认为在比赛期间，代表团成员私下与原国安外援克里梅茨聚餐被感染的。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克里梅茨两度效力国安，孩子也是在北京出生，他对北京非常有好感，对国安以前的队友也非常想念，得知国安来塔什干比赛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代表团，表示愿意尽地主之谊，尤其是国安代表团中的队医是以前在一线队为克里梅茨治疗过伤病的，克里梅茨盛情邀请。

国安代表团也考虑到了疫情防控的风险，所以起初并没有允许克里梅茨，后来是在塔什干比赛即将结束时，通过对当地疫情状况的观察和判断，才同意由几个与克里梅茨关系不错的工作人员参加聚会，聚会的地点选择在当地一个中餐馆的包间里，考虑的就是中餐馆对防

11月22日，当飞机起落架发出“哐当”的颠簸声的时候，机舱里的九名北京国安俱乐部滞留塔什干人员的心里终于踏实了，他们涌动的心潮将眼眶一遍遍打湿。“回家了！”这句话在心里憋了157天，终于可以说出来。

从6月18日出征，到11月22日返回，这157天里，代表北京国安征战亚冠联赛的球员和工作人员，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

疫的意识比较高，而且包间环境密封，没有外人随便进入。而克里梅茨因为当时刚刚做完手术，正在养伤，也很少与外界接触。整体来看，这次聚会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国安的疫情感染跟此次聚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参与聚会的人员中，除了两名队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感染，两名队医显然是在与国安球员接触的时候感染的。

尽管已经有球员中招，但国安代表团在7月14日还是例行地向大使馆申请绿码，当时想的是，“能走一个是一个”。

5 两岸相望

使馆那边也很明确，毕竟国安代表团是一个整体，虽然目前两个检测机构都重合阳性的只有徐东东一人，但毕竟还有多人也有阳性记录，而且作为集体密接，7月15日这趟航班肯定是走不了。

但没想到，正是7月15日这趟航班上，发现了多名乘客核酸呈阳性，这趟航班熔断四周。国安代表团只能在塔什干踏踏实实待上四周再说。

此时，国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跟国内的国安俱乐部汇报了情况后，得到了许可，将所有球员分开居住，每人一间房，防止有病例交叉感染。同时，又在7月15日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根据这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呈阳性的、可能呈阳性的及其密接的球员与各项指标都正常的球员完全分开，前者留在温德姆酒店，后者入住旁边的乐天酒店。

留在温德姆的球员里，“0号”病例和一名队友的症状最为严重，两个人连续几天发烧，两人的父母在国内也很着急，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了当地的医生上门为两人诊治，后来还送去了医院，得到医治后，两人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没几天就出院了。

两个人的出院也算是对国安代表团成员们一个小小的鼓舞，一方面是对他们身体的担心消失了，另一方面，国安小球员们也意识到，新冠病毒并不那么可怕，完全是可以治疗的，也是可以康复的。而且从包括武磊在内的多名被感染新冠肺炎的球员来看，新冠病毒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运动生涯。

虽然徐东东和周文峰有发烧的症状，但在医学上都属于轻症范畴。国安球员里还有症状更轻甚至都没有症状的。

后来几天，国安代表团连续约了多次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将郭全博、陈彦朴、段德智和一名工作人员也从温德姆酒店里的“危险人群”中筛出来，让这四个“安全”的人转移到了乐天酒店。这样，温德姆酒店这边一共留下15人，其中包括两名勇敢的自始至终指标正常的工作人员，他们专门负责为另外13人进行服务和接待，并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温德姆酒店和乐天酒店就好像是两个小岛，各自享受着孤独。

温德姆酒店这边13人，严格执行隔离政策，换洗的衣服都放在房间门口，宾馆的饭菜由工作人员送到门口，每次领饭的时候，双方会交流一下状态情况。

乐天酒店的人盼着8月19日航班的恢复，而温德姆酒店的人则盼着自己的检测指标能够尽快降下来，大家都有一個心愿：早一点回家。

（下转A7版）